

我以”墓誌銘”演出紀錄參加消失影展

失憶所以安居

湯皇珍

“如果把城市想為身體，當城市被都更翻攪時，變動的就不再是物理現象，而是無可回頭甚至是致命的記憶喪失。”

2000、2002我策動“尋找城市一、二”計劃時啟用了CITYBODY

作為網站的名稱；曾經在汐止往返台北的路上目睹這般的巨變：

城市一被挖開的身體；踩到像爛木瓜一樣的東西，從鞋底面露出來，

你會有聞到什麼臭似的，嫌惡地把頭轉開，事實上可能根本沒味道。

城市被挖開時是非常壯觀，那種景象不由得你不張望。原本多數還種

著零星蔬菜的綠地及磚造三合院，立即被高速竄長的公寓替換成是該

丟掉的死角；廟宇掛在一邊是新濬道路、一邊是筆直華廈的隙縫，唯

一免死的是它的神聖與禁忌。

除了基隆、台北，還有往木柵、五股，道路在一個攀昇後我的眼 就

多跳進一些城市一慌亂蹤影。號稱連地下管線都經過整體規劃的辦公

大樓區內，剛種還奄奄一息的棕櫚樹外是兩層樓高的汽車廢鐵堆置

場；一片荒蕪中，卻夾著植樹異常整齊的公園。

路無限寬廣交錯、纏繞起伏，我們的城市正把上面的土翻到下面，而在上面的土（或者說是下面翻上來的土）上加土。我們正在翻攪城市的皮肉。可惜城市並不是草地，不如說它是連著一層人的大腦皮層，回憶一層層過往的集體身體溫度。挖開的身體使以前熟悉的變成礙眼的，翻不到下面的只好留成一個不相干的疤。你一邊目不轉睛，一邊心裡全是翻攪的味道。

待整治的河道被大幅的拓深與加寬，起重機和挖土機在已難辨識的綠地上四處蠕動，尚差幾座柱墩就連線完成的高架橋，詭異的倒映在火紅的夕照裡；幾乎消失的遠山上，爬附著無止盡閃亮的方盒子住宅，它們像一張張鳥瞰圖般從我的眼角深處展現，城市一尋找的身體；是我的身體飛出車子半浮在前往台北的路途上空尋找城市，還是失落的城市正向我滴血的內心撲來？

2011我又與”城市身體”照面，這次，被上次水泥封死的城市裂開了縫——”尋找城市裂縫”去到香港、上海、南京、台北、台中、台東...

最後無可迴避地回到我的兒時：

遊晃的我就這麼一頭跌進縫裡，來不及思考，如德勒茲無頭的身體，我摔入那個狹長又深邃的穴洞，腦震盪外嗡嗡的耳鳴，腳跌跌撞撞，眼冒金星，長久失去連結的一團話語、聲音、甚至身體的空間知覺蜂擁如至，我「不知今夕何夕」。

裂縫中有三層樓高、中央入口、兩戶對稱結構的公寓，有櫛次鱗比鎖在鐵皮牆裡屋瓦泛出青苔的日式屋群，缺了腳的藤椅，霧了面的茶具，翻出籬笆外的茉莉花、圓仔花；媽媽會從那架在兩樹當中的曬衣竹竿間探出頭來叫我的小名——

那之前之後我由五歲來到二十五歲，沒時間注意，也沒心情看見：台北的水域被水泥結結實實封住。無聲無息。這一次，它向我裂開了，又二十五年已然經過。

裂縫中的空間如兒時我的身長所視，裂縫中的分秒如現在走不快的我。所有城市都準備邁向另一次都更，開挖的器械待命啟動——而我拼命想撥開那被建築公司圈禁、只能轉換成夢想廣告卻鐵定會因「售屋」而消失的過去——屬於我們所居停以及所經歷的時空，它們從裂縫擴張、分歧、陷落成一個水塘，在無邊摩天樓座環視下綠色安靜的水塘。

對一個城市的回顧也許是消失的紀錄，對一個人的回顧顯然只有死亡前對”墓誌銘”的驚喝。

作者：湯皇珍 TANG, Huang-Chen

影片：旅行十/墓誌銘-前置

I Go Traveling X /An Epitaph-stage1

2012 4/28 Action

演出：湯皇珍

攝錄：林冬吟 李國基 蕭淑憶

剪輯：湯皇珍

協同：Z Space

片長：43分鐘

